



序

門八和16
歸
卷
1/56

雜著

書牘

詩



其不急也。昌黎氏有言曰：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取，不其然乎？近日洛中多梓古書，古學之興，有待後生。越生之勤，不亦宜乎？

送永富昌安游東都叙

豐浦人永富氏子昌安，年甫十六，去年冬來游都下。今又將游東都，蓋其父家世鑿其末也。亦將肄家世之業，迺師事鑿井氏井氏。病者恒填門巷，藥裹日懸石之二三，其為徒者數十人，日夜拮据不寧，獨昌安內窈，嚮儒術，輒壁寸陰，璜分晷，時未見余，數游學中，與諸生共絃誦也。嘗試焉，則



五言八义而成、能讀華版、數行共下、不旁假鑿
字、佐讀、是其所拮据、在技進也、文學非其所優
為、輒則能如之、蓋才子也、人唯患無才也、之子
有才如斯乎、其俊也、人唯患無志焉、之子操志
如斯乎、其邁矣、人唯患不早計、之子未冠、如斯
乎、其早矣、有備如茲、而業不成者、未之有也、所
學者鑿也、文學其旁及焉已、惜矣、夫業不專則
不立、志分則不壹、為昌安謀者、將為鑿乎、將為
伎乎、必也吾於一焉、余惜其才、願其為儒、圖唯
吾友嘗游仕諸侯、挾匕匙者、朝去而夕售、鉅者

抗儒
執儒

鉅者乘軒、歸耀闔門、其以儒術者、往々鬻章甫
於越之市、存王好笑、東郭先生善瑟、瑟雖善也、
若齊王之不好、圖何、且今、博學雄辯、日屈千人、
名興諸侯、若春臺先生、馳辯如波濤、擗藻如春
華、名興諸侯、若南郭先生、皆曰、吾老矣、無為用
也、人之所欲、亦多矣、父母之心、孰有欲其子之
困若二子者、世豈得復有與昌安以叔孫聖人
抗儒者耶、雖發世豈可少、使輩鬻、肅慎、疆大、常執乎
中國、而其所以不免為大瓦者、非為無文、教子
故哉、世豈可少、仗昌安游東都、將見二子、執几

杖從而問諸

國府系圖序

伏惟姓者以本乎所生氏以別乎所支所為繼于神
神明百世無替者未嘗不藉姓氏之繫其統也古昔
君子為圖叙譜謹錄世係其旨遠矣我

國姓大江氏出自

平城天皇源深而流遠文賢武材累世更興至於鎌
倉令公為霸府元勳

洞春公糾合十州霸於中州及

昭代分封諸侯

上表在貞觀八年則上
表字當在年下

大昭侯訓符二州首孟侯無疆之祚上下千年藐乎

遐哉而系圖譜牒綿々具存開卷觀神明之曹蓋

阿保親王有五男子音人公尤長初

親王侍女中臣氏有孕以賜大枝太主公已生養於

大枝氏家遂冒大枝氏後諸弟皆賜在原姓獨

音人公先既為大枝氏不更賜姓大枝氏者

天穗日命後也初姓野見宿禰

垂仁天皇朝改賜土師姓

桓武天皇朝以外戚之恩更賜大枝姓蓋寵異焉後

避枝大於幹之忌上表貞觀八年換枝字以江字更

扶從而問諸

國府系圖序

伏惟姓者以本乎所生氏以別乎所支所為繼于神
神明百世無替者未嘗不藉姓氏之繫其統也古昔
君子為圖叙譜謹錄世係其旨遠矣我

國姓大江氏出自

平城天皇源深而流遠文賢武材累世更興至於鎌
倉令公為霸府元勳

洞春公糾合十州霸於中州及

昭代分封諸侯

大昭侯訓符二州首孟侯無疆之祚上下千年藐乎
遐哉而系圖譜牒綿々具存開卷覩神明之曹蓋

阿保親王有五男子音人公尤長初

親王侍女中臣氏有孕以賜大枝太主公已生養於
大枝氏家遂冒大枝氏後諸弟皆賜在原姓獨

音人公先既為大枝氏不更賜姓大枝氏者

天穗日命後也初姓野見宿禰

垂仁天皇朝改賜土師姓

桓武天皇朝以外戚之恩更賜大枝姓蓋寵異焉後
避枝大於幹之忌上表貞觀八年換枝字以江字更

為大江朝臣姓、

本主公於

親王無繫屬、獨以姓之所自、故自昔收載系圖、今因不改、

廣元公者、御堂閑白道長公六世孫、參議從三位藤原光能朝臣男也、其母後嫁於掃部頭中原廣季、從養於中原氏、遂冒中原氏、嘗與式部少輔

大江維光公有父子之約、建保四年、上表去中原氏、復大江姓、系譜並有明文、是其大畧也、所惜古人簡樸、畧而不詳、或舉一而不及二、或書本而不悉末、旁

支疏族時或不係屬、且繼書追記、若致差誤、

先君泰桓侯嘗命永田政純釐正、政純精于譜學、博綜百氏、憑據

公私之文書而覈其本、旁稽古今之載籍、徵其末、至知謬誤、不敢自斷、博證明辨、著辨疑一卷、參校訂正、定為系圖一卷、家譜三卷、積功二十年、及

今侯嗣立二年、繕寫呈上、政純謂是將貽懿範於後、昆顧以今明古、以一人論百世、亦既艱矣、况於臣愚、眊乎、且得博識通明之士、與共討論講究、庸求精覈、乃啓白請、願得与德田良方、阿部和負、及臣孝孺共

竣

事、良方通於官誌、和貞博於歌学、臣孝孺承乏學職、
乃欽

命分役、臣孝孺從循飾其辭、於是数年、始竣其功、是
年政純七十七歲、清原清書進呈、臣孝孺奉

命、恭題於首簡云

乃美氏系圖叙

乃美氏者、其先出自

桓武天皇、而小早川氏之之支族也、高望王多男、其
第五子良文、良文生忠賴、忠賴居於相州土肥鄉、六
世孫土肥次郎實平、鎌倉主亡平清盛之族、使二弟

將兵西討、實平常為副將、二帥及諸將、爭功相猜、獨
實平寬厚持重、為是居間和解、東軍所為得不內亂
而成功者、和輯之力為多矣、平氏既亡、鎌倉主奏置
守護職於諸州、實平兼領三備、且增食菟州沼田郡
諸邑、其地與備接壤、蓋從便近也、相傳高山城、實平
所築也、及後天文十九年、黃門侯承嗣、世居高山
城、其雄高山者、黃門侯後改筑焉、應仁年中、細川
山名構難、海內割裂、菟州諸城、半附山名、而其半者
附於細川、武田氏據銀山為西菟主盟、小早川氏居
高山為東菟主盟、旁約與國、而為西道干城也、初實

平生遠平、遠平養武藏守源義信子而為子、曰平景
平、始氏小早川、九世為美作守敬平、敬平弟彈正忠
是景、始食乃美邑、相傳四世、至安範守隆興、是時一
黃門侯後、先得沼田竹原、并承小早川氏嗣、其族相
率、咸受我軍賦、昔者、閔左平氏、莫不出於高望王者、
鎌倉之興、實藉其力、熾則熾矣、而今也、忽焉、獨小早
川氏、愈遠愈昌、五百年而有黃門侯、而支氏疏屬、
至今為大國名大夫者、猶衆矣、藏人君、廣實、恐系本
蠹損、屬永田翁、政純、釐正、永田翁、今年七十六、領史
局、抄國譜牒、博綜百氏、精于譜學、為校且書、以還焉、

遂命工精裝、為久遠之計、藏人君於乃美氏為支族、
先侯時、以耆德、選傳

今侯、今年八十有二、猶尚矍鑠、向者八十時、告老而
傳家事、

侯允其傳、而不允老、優禮進見、其詳載系譜

品生名丘明序

初、賀士章來館下、從余而學、居數年、所其父使與品
氏為子、品氏鑿家、遂去治方技之言、一日來見、悄然
曰、士章業已與為人後、人皆一天、我獨二焉、父母之
命、不可違矣、品家之為祖者、字曰玄左、吾孫也、復字

曰玄左安有日呼祖名而斫人耳者二名不偏諱苟
 得從偏猶是可也余曰何傷乎豈唯鑿家世人皆然
 昔者孔子禮之有二義者或時從衆入國問俗子何
 得避諸且禮諱名而不諱字故子思作中庸字其祖
 春秋士大夫因其祖字而命氏公父子服之等不一
 而足矣唯名則不可犯也然有二名者華俗兄弟則
 連名未聞父子同名者我俗父子祖孫世々通一字
 而名如華人之有氏者所謂通字也余私意是亦亡
 禮之礼乎夫姓以識其所生氏以識其所支今世一
 世而數十百氏一氏而數十姓誰知烏雌雄安得相
 統絕以分族姓哉見乎通字知其為誰氏之雲仍孰
 與紊亂而無別者是亦一道也何況字乎士章喜矣
 進請曰古者名必偶字今予先字請命更名余曰其
 丘明乎左丘明魯聞人也夫子嘗稱之耻之於人也
 大矣故曰行已有耻可謂士矣左丘明善耻故夫子
 取之子今而後知所耻而比所耻乎所耻不亦善乎

校正外臺秘要方序

鑿官鑿法眼山脇君藉三世之資而九折肱夙蜚扁
 倉之巷不推載死而入携藥糲而出四方請業日填門
 矣君性好學昼則為鑿夜則講業嘗謂世俗所傳素

難諸書隋取難禁者不禁取舍宋明理學言談用離獨

推漢張長沙為宗次則唐王鄴郡秘要方取其博存

古方論不偏宗猶循長沙之轍也意欲廣布海內風

勵學者以有所弘濟所憾東方未梓學者僅傳謄本

卒決心董梨棗於平安私塾始焉唯得鑿官望君彥

氏所藏明板既而得奉旨出秘府宋板對校三原惟程

氏雖勤乎不目宋板獨跼脊一家刻明深曾釐本宜其不免訛

舛於是益徵群書裁以學力刻明深曾釐成全書剞劂既竣前

年冬東上朝見緒雅新刻奉傳進兩宮奉溫命賜金帛西歸遂

以公布君去後東都門人鑿官呂實夫氏議以既欲

弘濟堂無遠邇須附海賈傳播吳越布諸諸夏具疏

上請越七月十八日政府奏晉准請且下長崎鎮

臺施行於是乎法眼之喜可知矣先時山郡所校

七經孟子校文既傳彼土今也法眼氏繼以鑿策獨

未知太宰德夫所校古文孝經踰西溟否竊意古聖

人制作文字播揚道統我東方沐遺澤者久矣若

彼失而我得我得不反惡在其報本之義也呂君

所謀厚矣哉或曰諸夏廣大能復六經於秦火之後

雖或失乎豈待于我耶曰否漢時發令求遺書於天

下今苟使求遺書何厭兩出求而不得必知山脇君

多新訂
正補復
舊匱
鈎索
根極

之有功古學雖然諸夏亦豈人々好古學哉我姑與夫好古學者共之法眼氏之功偉夫

勅萊儀注序文

設焉庠序學校以教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學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子為先故治平之要莫大乎學如子聖人之治其目有二曰政曰教而孔子有言必不得已而去曰去兵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孟子曰飽食煖衣逸居無教則近於禽獸齊景公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故明君為治必有學校之設以弘教化其功極大其效極遠非見小利貪速效者之所與知有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傳先王之業下垂後世之法由之則治舍之則亂故曰萬世帝王之師夫重其道者必尊其人於是勅奠之禮不得不舉以天子之尊親行勅奠其旨遠矣夫諸侯學曰頌宮頌之言班所以班政教也殷周之制其詳不可得聞自漢以來州縣之學史文祭然唐則通典載州縣勅奠式夫事天享地者用籩豆各十二祀夫子者減用籩豆各十可謂尊宗之極

諸國式八邊八豆蓋內外尊卑之分也謹起誓諸舊曲
參以今制庸定秋業儀注

鑿則序

鑿者意也意不空生必也有取本也得諸性者上焉而難
逢矣其次得諸學師心自信者妄雖有得乎幾希焉不
足訓於世施於人鑿無不學而學不得其統勞而無功宋
元以來理學滲於鑿方學務而術疏說詳而功卑世之
取以憂無良工也 道策先生勃興洛下藉乎三世遺
業擅乎特達之明祖述張長沙主張古方而病者聚門
載鬼而入携甦而出者日接踵矣於是四方學者千里

裹糧填關門巷

先生誨焉不倦學者益進乃恐末學

師背訓道謬戾作為規則代乎提耳令胤玄侃賢師
上於梓博於世以不侮通家之好千里同序夫洛四
方學者之淵藪也洛有明師四方得名工是則將則
乎海內山脈家濟世之澤流於無窮者可歎焉遂為
勤病題於右簡

鑿方古言序

余嘗讀素問心竊疑文辭卑陋弗及漢魏而上後讀南
史曰或欲註素問質鍼石於王僧孺迺知其書始著南
北朝者人謂素問出於張仲景門人本草成於葛稚川家

秘

雖未的知其必出於二家其時相先後者可知焉古者方家
必術且以易筮至周適始有辭何憾方家無籍和緩
不遺片辭長桑君避人傳諸越人可概見已傳於闕
亡於闕雖或存沒不可謂世無傳說素問中必有古言
出於賢哲者孰能汰金於砂濯玉於泥者洛下吉益
老師掃俗說倡古方聲譽藉々嘗有志於茲頃者
業已成緒將上諸梓千里投書求題首簡余雅持私
說躋其業之有成迺為勤病把簡云

以下
5 丁
白紙

萬倉君遺稿題言

萬倉君沒之三年五月十六日為忌日其家會親戚故
舊薦^ヲ宇廟^ニ宴^シ宇室^ニ而^{シテ}祭^ス事^ヲ焉家臣某某等繕
裝遺稿詩三卷和歌一卷乞^フ題^シ其^ヲ首簡余曰善哉
其^ハ圖^ハ諸^ノ乎若^シ魂^ハ氣^ハ則^チ無^ク不^レ乏^カ也霜^ハ露^ハ既^ニ降^リ復^シ之^ヲ
情^ハ愴^シ登^ル其^ノ堂^ニ則^チ悽^シ然^ト之^ヲ其^ノ野^ニ則^チ慄^シ然^ト而^シ神^ノ之^ヲ
格^ハ也^ハ不^レ可^ク度^カ矣若^シ夫^ノ丹^ニ青^ニ極^メ工^ヲ不^レ失^ス一^ハ髮^ハ須^ハ髮^ハ友^ニ而^シ猶^モ
有^リ典^ニ刑^ニ心^ニ志^ニ則^チ無^ク有^リ乎^ノ其^ノ唯^ニ詩^ハ歌^ハ與^ニ詠^ハ情^ハ性^ハ叙^ス
悲^シ歡^シ心^ハ思^ハ亦^モ蘊^ニ于^ニ斯^ニ焉^ノ魂^ハ氣^ハ亦^モ聚^ニ于^ニ斯^ニ焉^ノ其^ノ唯^ニ
詩^ハ歌^ハ與^ニ是^ニ可^ク以^テ觀^ル其^ノ為^ヲ入^リ焉^ノ者^ハ聞^ク其^ノ樂^ヲ而^シ知^ル其^ノ世^ヲ誦^ス

其詩而知其政。此其聲。詘然我知其白。潛而長其色。煥若我知其元。於內而榮於外。其唯詩歌與。是可以觀其為。以馬者。某某其藏。諸廟春秋。陳之其神。永永如存。

延享三年乙丑夏五

周南 縣孝孺拜題

書文衡山墨刻跋

人。書之有摹刻。譬諸囚之有傳寫。典刑或有如無老成何。夫精摹精刻。不失毫髮。上氣韻則不得焉。雖然。九方臯之相馬也。得諸牝

牡驪黃之外。若夫善祭者。齋三日聽其聲言。咳之聲。是誠在我已。諸生尸祝文衡山久矣。曰。其真者吾不得而見之。得見臨摸者斯可矣。得東都所刻阿房賦。還家帖。王摩詰本地源行。喜比拱壁。大夫阿川君家有王介甫本地源行。須沙君家有畫讚五絕十首。諸生業已得見其真於二君家。皆退歎曰。華而晚。大夫之篋與。吾得此而盡死焉。斯已矣。阿川君聞而憫焉。遂命墨刻。以厭其心。精摹精刻。不失毫髮。若夫至得乎牝牡驪黃之外。亦存其人耳。

百草赭鞭瀆

○百草可以已病、唯神智^知焉、赭鞭可以試毒、唯神智^知焉、神智以開濟生之道、人身攝首不足為奇

○ 題文衡山書王介甫堯源行後

王弇州揚確明代書家、獨推衡山與祝枝山、是其一代之英也、衡山真跡傳播此方者不尠矣、余所見若蘭亭記、媚潤可愛、而律以其家範、稍覺骨不勝肉、若王右丞堯源行、當家本色、而筋距峭厲、少損典雅、獨此王半山桃源行、淳雅適美、遽見疑其生禪、徐察則古趣自然、生意有餘、此翁得意之跡也、阿川君一見如楚人之值璞於山中、遂解左鑿致之、不亦宜乎、余嘗私品二家、謂衡山如周公臨朝制作、曰不如且之多才多藝、制度節文、一出乎已、而威儀端莊、黼黻照

人。枚山如蓬壺仙子，上下雲霞，冷々燃燃，不知其所止也。燃尚淳厚者，病枚山乎。佻喜拙古者，病衡山於巧。是其才之所使，而其人亦不自知矣。弇州作衡山傳曰：篤行君子，又曰峻潔自表，乃亦謂枚山曰：跡弛自喜，曰不循行檢，若然則數幅墨痕，卽二家真影耳。或曰：文先生可品以周公，夫子旣已聖矣，文先生而聖乎。拙何地容鍾王也。曰否，余眼力短矣，可近視而不可遠見，烏能涉古今而歷撰。雖謂余渝所不復恤，弇州又曰：衡山書多，實作夫好書好實，面目類似，雖有叔服不易相焉，况於無叔服之目者耶。

西梁屋君画像讚并序

君姓梁而粟屋氏，名元與，字勤兵，衛。初名與成。泰桓侯賜諱字，更今名。取法木廣高，女生今木工君與信。其先蕪州高田郡望族，世仕我藩府。至大父元智君無子，養完道，就旨次子為嗣，曰正信。正信君以異姓承嗣，因娶族人德山老臣粟屋內匠隆方女，以述室。六年戊午舉君。正德四年，正信君七十致仕。君始承嗣，明年始使岩國。真保元年補謁者，為謁者十年。享保十二年轉補祀曹，為祀曹十二年。元文三年轉補裏判，參政事。為裏判六年。寬保

三年癸亥七月十四日病歿。享年壽六十六。釋家奉法。諱曰要津。軒天祐。君為人忠厚謹慎。奉已俟素。不趨時好。為官殆三十年。以讜命終焉。正信君壽。踰九十。君雖在劇署。不廢溫清。酒醬循臚。皆自視焉。以孝見稱。世祿子弟。往往驕慢。以孝弟聞者鮮矣。其在邦也。論選不及。尸祿接踵。若君者可謂不辱所生哉。木工君命工寫真。請讚。慎左乃係。無辭曰。世祿之家。孝悌鮮矣。當今之時。若君者難見焉。為官三十年。讜命終焉。當今之時。若君者難

逢焉。寫真傳神。以範子孫。

小山翁小像贊

○小山翁者。益田大夫之家臣也。自少好史。家之言。凡閩國以降。佚事遺言。隨得而錄。累年成卷。其書盈車。私名曰小山家乘。及今也八十年。樂之忘年。其在仕途。無乃官事之兼乎。無乃區金之務乎。而不能以彼棄此。其有不容於心者存乎。願別存叟悅之。為寫小像。請贊曰。

癯仙乎仙乎。何偃而恭。人乎人乎。何瘠而清。若而人者。邦家之英。

兼志奪

癯

書檀弓孟子批點後

余往年得疊山批點檀弓老泉批點孟子於坊間初
廼以是或王會稽千字文不必出手二子然其批點評
論精覈周微非老於文墨者不能為焉後及見清人崑
山徐與喬經史初學辨體輒有言曰儒之尊經莫若宋
使不可評謝疊山何以評檀弓蕪老泉何以評孟子由是
觀之二昏傳播久之可證焉唯為王李古文之所厭不甚著
焉耳命置帳中云

答高洲平七問二條

承問或議徂徠先生排斥程朱之學謂初讀二子之
書遂有所發明未始不藉其力猶門生之於業師仕
子之於座主規則有焉何必摘瑕求疵而誹毀為哉
無乃不知報本乎夫報本者成德之事先王制祭祀
之禮以教天下亦是物也狼祭獸獾祭豕可以人而
不如禽獸乎顧義有所當禮有所設各稱其可
不可揭此而議彼已徂徠之學莫大焉唯其人深信
程朱而不信徂徠是以仇治仇何能容哉不可與言
而與之言失言矣余不願其人聞知獨足下嗜學
不忍慙然希答夫道者天下之公器也不可徇私低
昂故曰當仁不讓師父不得假諸子君不得大專

之臣且道傳自賢者議論一左禔被天下故韓昌黎以孟子詎楊墨闢邪說為功不在禹之下不其然乎心深尊程朱故以程朱者為非不知程朱之學有繆聖人延禱來學昧惑天下之明慧忌久矣宋儒辨道勿論漢唐且雖七十子之徒除顏曾外莫不被指摘者宋儒寧獨無所本乎不知之尤而獨怪徂徠何哉且攻擊之文雷震電閃斫斷砭痼不如此也不能確疑團而濯迷塵矣自孟子以下皆為之何徂徠先生

古者知超等倫者汎言之聖詩具曰予聖母氏聖

善及左傳藏武仲非聖人史記叔孫通聖人太倉公聖儒之類可觀矣唯至仁且智謂之聖者非堯舜以下七聖不能當此徂徠翁所謂作者之稱也是也若夫至於學士先生論道詔德則聖賢君子許多號稱各以其意為之是等孟子荀子所論次無定義總之者常從文取義不以株守若夫經傳聖人之道先王之道君子之道各有所指辨名具論不敢贅言

仲由基字說

仲由基問字。余曰。由也。魯君子也。基也。養氏之良。楚之以能聞者也。夫射男子之事。先王文以禮樂。而以觀德。雖然

君子之撝謙也則曰執御乎執馭乎六莛固有本末也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其魯君子乎字子路東方曼倩自言常服
 子路之言夫夫多端不知其何所循而何所取之耶三冬文史
 足用非勇則不能學字國語二十萬言非勇則不能學顏
 頤英主之前言則盡所蘊非勇則不能學然滑稽晉穢德非所
 由焉君子之成德三曰知仁勇唯士尚志不勇志奪矣而業不
 成也所急也子路不宿諾強哉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強
 哉矯片言折獄強哉矯衣敝緇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
 強哉矯至謂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強哉矯其
 果也於從政乎何有千乘之國可治賦者從成矣君子

哉若夫雄雞之冠猥豚之颯陵暴以為勇者非所聞焉子所
 不足者非才也勉哉名不副實君子恥之子其自擇

山道晉字說

山根子亦猶行古之道也使其子道進從余學于館下業益進
 齡益長既冠矣問字於余字之曰世祿又從請其義余曰孟子
 云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夫賢者之子未必賢矣能者之子
 未必能矣其世祿者仁施也厚之至矣說者謂堯舜之民比屋
 可封蓋言公侯之才也何以知之吾誦周南知聖人之化况
 之微猶且公侯也于城况其學為士乎君子若孫相承秉德世
 爵世祿世祿者若其克者名為不肖言不肖父祖也世祿者王

者之政也秦漢以後不能復行

昭
國代興數千載之後舉而行之繼唐虞而光于岐周甚盛德矣哉車同軌書同文諸侯之人莫不被其澤焉仕者生於斯世可不知自重乎哉根子以明經超擢古者諸侯之士自大夫以下五等等之下其祿食九人山子者四之下五之上也道進它日將代山子世其祿其豈非思世其德哉所以自任者亦太重矣記曰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而升諸司馬者曰進士言可進受爵祿也士尚志矣道進其莫謂己卑微而自沮哉射者志於鵠余示子以鵠

為江子南書徂徠先生墨蹟後

徂徠先生論詩雄偉為宗高華為輔以此樹風聲焉

十數年之間海內靡然而化蔚然而興東方之詩唯寧平之際於斯為盛而學者能知清弱枯單之為外道獨遵漢正軌亦先生之力已子南從余館下研先生之學偶得五言律二首真跡甚喜請余識慎左為鑒證故云

為曾清介書徂徠先生真跡後

右徂徠先生真跡無印記者草稿也此惟數筆先生平生善法帖暇日則雜陳愛玩而無意學之及把筆從心揮灑而雄強適放自有態度胸中一團蕭灑氣象自然見於筆端已

○ 琵琶名棟華銘

乃美半從其兄學歌平語就余求琵琶銘及為之銘名之曰棟華且繫之銘

辭之燁、常棟之華、伯歌仲鼓、宜爾室家

阿川君字說

○ 阿川君諱廣漢、問所為字者、余曰伯陽善、遂字曰伯陽、廣者、侯、偏名、所賜以為名也、以姓江故、配以漢、而濟嘉美云、昔者漢有京兆尹、廉潔通敏、下士吏民稱以為漢興以來治京兆者莫能及矣、然漢時多賢者、其名臣不直、此耳、廼君所慕、則在漢之時、非獨援京兆為

率

長卿之相如也、郁郁乎文哉、其婚周乎、名之有義、字之有禮、宜莫若周、而其士大夫、它人妄人、猶之可也、黑肱黑臀、何其太率、取殷人甲乙為名、周猶以是為文乎、金路雕轡、推輪、玉見崇、飾纒、鬃、可觀文質之變矣、自周而後、唯漢俗近古矣、唯漢文近古矣、其俗不被、故文亦不被、已君好學、善古文辭、其慕漢也、不_此文辭、修其文者、觀其世、豈唯華藻之末哉、漢于耶、鞞、右聞其姓、廣漢野王、唯漢有斯名、馮字君卿、其以類乎、趙則字子都、其都邑之偶乎、質而不俚、思而不黷、漢人之情、亦水北為陽、故曰伯陽善。

畫贊三幅

此時畫在東都乞將野常川画以遺國命後書贊其画面大和作織在國命從作織傳

漢蕭相國贊中

封第一位第一、漢臣誰如蕭相國之賢、入秦收圖、
薦信登壇、漢王失軍、相國補焉、大營未央、民心以
安、衆所不知、獨制其權、信矣、抑人、漢臣誰如蕭相
國之賢

漢淮陰侯贊花

跨下而屈、壇上而伸、登壇陳策、傳檄定秦、亡魏滅
代、剪趙下燕、取齊振槁、殪項承綽、南面為王、北面為
臣、涉說不聽、圖辨若瘖、不得比太公者、哉、其心矣、

漢留侯贊右

初見黃石公、後師赤松子、中從漢王、經營乱世、亂
平世治、奉身体止、爵祿不入、幾辱不至、優游終年、
保榮永祀、士之善用智者、若侯乎、天下希矣、

書豐西君手書舞鶴賦後

法出於人、習在於己、習有而熟、而後法屬於己、法屬
於己、而後可謂成家己、然書亦不易學也、苟己
書才、未、至、用終身之力、不得一戈法、苟己書學
未、至、有、才、不能辨淄澠、安能得體統而不失
矣、豐西君好學之餘、好法書、好法書之餘、習有

鍾

幾熟才也、學也、習也、皆君所豐有、獨至於熟、始無涯涘、鐘王之美、亦唯於斯、有允明徵仲之與、亦唯於斯、有君之才之學、而其詣妙入神、亦不可久矣、余尤且病、猶且強飯、圖與落成之譏云、余四五年前、為君揭斯言、而從史、有、今觀此帖、果熟矣、幾成矣哉、鮑賦所言、指會規翔、臨歧矩步、態有遺妍、貌無停趣、若夫縱有、則亦賦所言、連軒以鳳、踰宛轉而龍躍者、可以讚君書耳、過此以往、更有化云、化也者、象妙之門、不可揭、有以言、詩云、它山之石

可以琢玉、多觀古法帖、而心自喻、有是自君家事、它人不得與之、余不佞生無書才、意至而腕不應、莫若之何、然亦為此不廢所樂、常有三日偃臥、鐘書壁下之癖、故妄任旁觀之明、不避忌諱云

戊辰向槎小引

朝鮮來聘、奉賀

繼統、我藩遵例、奉一教、崇節、疆內、館舍、遂命、文學、教子、從彼、文士、彼、故事、矣、互有、唱酬、積成、鉅卷、浪美、書賈、輯錄、彼是、悉上、梨棗、余

於是乎得注目新刻曰吁是亦足以親國之光
 抑得盛事矣哉若夫品第雌黃世有藻鑒
 非病歎之所任云獨怪彼國科舉取士三館
 競爽制一擬中華舉朝之士文紳武弁靡匪
 儒雅之選是其文若巧然我則異是
 霸業御世武德立制文章若器之不當田於
 用文士附世不常弁髦是其文若宜拙然而斯
 集彼不必長我不必屈在筑逸奏音慶相應
 是何故哉我徂徠先生降臨唐虞三代贊參
 六經紹於孔氏先秦以降漢唐宋明名儒大師

巧

受學命而不辭是亦可大怪乎不佞甚惑矣
 得^道年傾世積習^智於彼鹵莽滅裂如此而成劫或
 若此是何遭而然耶余甚惑矣

題子龍集後

子龍本性松原氏在家為次子出承柳並氏之
 嗣幼時其父松原翁携至東都及佐玄龍而師
 事學書玄龍氏沒而其子數馬及弟文山相繼
 蒯切臨池之業秦桓侯召見奇之欲補學館
 使成大業時相山內子素識子龍乃曰兒多病
 不佞苦勤不苦綴取好而成其材也子龍既長

益修文學以遂其志後次至東都繕寫素業
數通詣服子遷請准黃子遷驚歎為題教語
還之子遷一時文章主盟子龍喜曰是可以
少報 先侯知遇裝斂珍重藏家而求不佞
歸其顯末朋友之義不敢拒焉為識槩畧
云寔述己已端午前三日

靜叟解

靜者何三閉也三閉者何視聽言也見而不視聞
而不聽言而不語彼來予我不往送焉不迎則神
氣不搖太和常全叟者何白髮也白髮者何縣

子願也少壯不務力老而不死偷陰陽靈造化不
禁則跳而以靜為道以養其病曰叟尊稱也人可
也自僣也曰富貴富貴者以富貴自居天之所命不可辭
焉是故或叟或翁古人今時有之且三閉養生之
言而非君子居業進德之道然有古逸民用此
處身者君子不誡是亦一道也既已學其可焉亦
學其不可焉老者恃也度幾子可以解歎

先師但徠先生在時著書明道更張斯文壽止
六十三假以長壽後死者更益與有遺澤惜
矣孝孺今春六十四歲沈痾六年困苦甚矣而

不死焉竊於先師有人百其身之悲乃作辭
雙解自寬云

告文

維享保四年歲次己亥二月丁卯朔越十九日壬戌長門
國主從四品下拾遺補闕大江朝臣吉元恭告大成至
聖文宣王神位伏惟夫子德體上聖道集大成彝倫
之宗師禮樂之教主父子以定君臣有維是以舟車
取至莫不尊宗日月所照莫不親戴吉元小子上蒙
公上之恩下荷祖宗之慶叩以寡昧襲封一方國年
二州民氣四等小子不德豈以富貴自居安遠為

樂深恐責任之甚重而付托之難當而已若使其老
幼孤寡絀撫不給苦而不樂憂而不歡祖宗之托無
以答焉子弟臣從才德無良內無以奉王事飾政治
外無以脩守禦固封疆公上之責莫之塞也是以朝
夕懷之不敢寧居唯德可以化下唯仁可以安人小子
不德不能償萬分之一深以為慚爰謀臣相視城
南新興學舍傍置習武之塲以教子弟庶幾
人或各有自覺成德達材禱余責任以分付托
之重夫速職于上垂統于後允臨治為教之道
不本諸夫子而何適况余先世雅道專門擅美

列朝誦鄒魯之言，被諸我大東。於是建夫子之
廟，宅夫子之神，配以四公，以謹教化之表。弘師
資之德，前年秋八月，命工遷廟，踰年告成。土^木構締
榱，漆場彩，謹^祭消^令辰，會耆老諸臣，奉安神主，祗
嚴祀事。式申虔告，聖神在天，道無內外，庶幾降
格，永垂鑒臨。

祝文

維享保四年歲次己亥二月丁卯朔越十九日壬戌
長門國王從四品下拾遺補^正灑大江朝臣吉元敬
昭告于大成至聖文宣王惟夫子周天攸旋誕降生

知經緯禮樂闡揚文教餘風遺烈千載是仰俾茲未
學依仁游藝謹以制幣醴齊^共潔庶品^藉奉
舊章式陳羽薦以^充國^復聖公^配 鄒國守聖公^尚
沂國述聖公 鄒國亞聖公^尚

祖式左仲墓志銘

君名氣正字左仲姓源氏族出於石州小笠原氏累世
以國人懸籍於三朝朝番衛六世祖氣長君始食邑於邑
智郡祖式別為祖式氏其子堅氣君弘治二年始以邑
以臣本藩五世而為通治君娶志道氏天和三年生君
於瀨城江白里宅室永五年以遊倅給事

恭桓侯左右正德二年通治君老焉君乃承嗣尋為前軍
番頭是時清國海舶出沒西北洋中誘我嘉民射利
海上騷然 國家命本藩及豐筑三國嚴海防癸卯
捕逐君以本職以部騎戍於赤間閑自此轉歷顯職
者凡九曹積年四十三歲以職往來東都者九次今
年為用人者十五年而壽六十七歲九月二日以病沒
於江向里宅葬城東東光寺山中君自少壯好學
文武諸藝無不總焉將弓手時創射刺矢之制將銃
手時定拘大筒之法領步兵時經紀水陸操練所居
有績以賢見稱娶中村氏奉二子長正勝嗣次女適完

戶氏實延二年己巳九月歲

三輪翁碑陰文

君姓大神為三輪氏名延年字彌壹右衛門其族世為國臣大
父休甫君與海北宰土肥氏友善去游海北遂別為家臣父春
可君無嗣養君為子淺海氏也淺海氏者其先豫列河野
氏支族君甫九歲為邑主 智生^院君執御比長才幹好學為
人忠樸精健自大了院君時信任用事院君以賢聞於四國
君與桂忠治河野知節有力焉及今邑主^德歷仕四世教
益與田祿^後年月日陞秩為家宰今年春在萩府署
中患黃疽奉命歸家養病以某月某日沒壽七十二歲葬於

周列砂波郡南皮村先塋之次娶若月氏一女無嗣養山田氏女於其女為嗣又舉一女無子而山田氏死養內弟山縣氏為嗣

小野允升墓陰銘

允升字花名仁衛門余第三子出嗣小野氏才氣好學今年二十有一不幸羅疫殞矣葬城東保福寺境內亡母長嶺氏墓次余甚悲其壽之不稱志泣血銘墓陰文曰風神爽朗操志雄峻好學無汝若者才亦祗敏汝志將竣百年償與壽何若甚吝余悲汝壽之促亦痛恨壽不稱志吁命若可再乎以吾無用之壽博汝有用之壽哀哉寬延四年辛未閏六月二十有二日

復阿川君

奉喻咄咄得衡山氏畫於三隅酒家采酒胡向知非山君誰能望光辨連城乎瓦礫中非館下誰能解駮濟其屈不知之冤大氏物有必歸譬如豐城之劍必遭雷令而復跡必遭張廣武而致用館下先既得其畫今復得畫復龍始令其慎延津風雨已近日趨拜應撫斗間紫氣於阿土不亦大愉快乎

復南野桂君

古文時字有以適時宜為義者若時中時措有時而言有時

而笑時可進則進時可止則止類是也。有以順從時序為義者，若學而時習之，使民以時，斧斤以時入山林，類是也。說命時敏，漢儒解為是時，是古字通用，誓誥諸篇皆亦亭為時。義者強矣，史漢有時。語亦謂希間而不類數已，未聞以時。列為義者，若其國高時。列者必得無不字而成義。朱子諸儒時習解以之也。然於文近矣，但徠先生本於先王四教以時序解之，副一以字而文順義隘，不可復疑。凡學也者，將以成德，可以漸進而不可遽得，不可為期限者也。其若日就月將，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類以語勉厲之，非設以為法。若其餘則日月至焉者，亦謂以漸自然而至，皆

非期限之謂。大學造士之法，以年為限者，以考校純之進否。若後世學宮程課業之法，寢假以九年之漸而德成大者，大生小者，小生不亦然矣。夫子時習亦因先王之制，以大終言是，未必謂孔門嚴大學造士之法。正業居學相須而進，正業猶居學居學，猶正業序不可無居學，則家塾不得不由正業先王之教，與孔子之學果無異矣。古所謂學者，學為士之道，故曰學而大官，謂士之進者為大夫，為公卿，國治民安而天下之事足矣。過此以往，更無道之可求也。老佛輩出，穰創道術，布衣爭王者之權，乃求道於心，精微為至，自此厥後，儒者亦求道於理，其為學之法固與古殊矣。以此求古

焉得不舛錯邪大氏解言天下難事漢儒去周時未遠齊魯諸儒師授猶存然其解經十失四五况於後世乎雖祖述之博安能得厥人而息爭訟唯其說不至已見專徵古言而新是其所以超諸子為儒宗也迺至若謂孔子之學與先王之教有異仁齋先生駟不及舌假令孔子不奉先王之教而別創學術乃夫子則異端之渠魁也豈謂天縱聖人有之哉但徠先生辨之甚勤煥若日星竊異館下聽敏未究其說

上印園者見矣私心太惑寧館下才高學博文辭縱橫吾輩非所敢止望而今先以繁生謙虛下問敢竭鄙衷不避忌諱伏惟採擇

書在吾上

與和棣鄉考功

未歲丙寅犬馬之齒登六甲矣是先祭酒捐館之數也人壽固有修短而使人徘徊顧視愕然警暮景因此思欲急解印綬掃東郊在舊廬斬荆棘綠禾麻營稅駕之地夫倦鳥投葉取寧擇美音苟舒飛翔之勞已決不至傷土木擾邑里足下幸為我善圖

與香太仲

向者辱書不即報上非徒稽滯欲致見林歸來查勘罪狀有所申請既而病歸始不起矣幸而已焉

焉得不舛錯邪大氏解古各天下難事漢儒去周時未遠齊魯諸儒師授猶存然其解經十失四五况於後世乎雖祖述之博安能得厥人三而息爭訟唯其說不至已見專徵古言而類是其所以超諸子為儒宗也迺至若謂孔子之學與先王之教有異仁齋先生駟不及舌假令孔子不奉先王之教而別創學術乃夫子則異端之渠魁也豈謂天縱聖人有之哉但徠先生辨之甚勤煥若日星竊異館下聰敏未究其說手抑困者見羊私心太惑寧館下才高學博文辭縱橫吾輩庸儒非所敢止望而令先以繁生謙虛下問敢竭鄙衷不避忌諱伏惟採擇

與和棣鄉考功

未歲丙寅犬馬之齒登六甲矣是先祭酒捐館之數也人壽固有修短而使人徘徊顧視愕然驚暮景因此思欲急解印綬掃東郊在舊廬斬荆棘稼禾麻營稅駕之地夫倦鳥投葉取寧擇美音苟舒飛翔之勞已決不至傷土木擾邑里足下幸為我善圖

與香太仲

向者辱書不即報上非徒替滯欲致見林歸來查勘罪狀有所申請既而病歸始不起矣幸而已焉

已則誦頌足下高義不容於口、迺知其無他腸、不
佞胷中始夷其喜、不知焉將圖報禮、不佞之不慎
也、去年初秋、困暑取冷、青簾白飭、曉昏深溪、忽冒
霧露、俄患泄瀉、百方不已、自臍涉春、益危篤、幾死
者、數回、能美由庵、百里往來、與見林謀相濟矣、頃
僅得微驗、或可免死、去年來、同病人多死、獨不佞
得不斃、兩生之力也、衆咸知足、下教導之有素矣、
病羸未得、削干牘、姑借手於人、脩寸楮、上訴曾臯
之由、且請見林之罪、氣短心促、百不盡一、併仰鑒
照

復醫官山脇氏書

魯寡婦不憂機杼而憂國、不佞何為者、亦不憂其憂、
而憂世之良醫難覩、良醫難覩、非才之難、學不得其
統已、朱震亨、唯其理學、為後生之憂、明陰陽、詳五行、
理愈精而術愈乖、跳於此者、則曰、不有張潔古乎、醫
者醫也、何必讀書而后為醫哉、其如是乎、人之扁鵲
也、人之飲上池水也、世豈有此理耶、方今昇平百年、
東野興歌、民不懼金革、而殞命於社席、知藥石能活
殺上疑脫能
不知其亦殺人、咎孰歸乎、安得大醫明師如徠
翁之復聖學者、而俾世之挾技貿之者、得取塗也、友

已則誦頌足下高義不容於口。迺知其無他腸，不
佞。胷中始夷其喜，不知焉將圖報禮。不佞之不慎
也。去年初秋，困暑取冷，青簾白飭，曉昏深溪，忽冒
霧露，俄患泄瀉，百方不已。自臍涉春，益危篤，幾死
者數回。能美由庵，百里往來，與見林謀相濟矣。頃
僅得微驗，或可免死。去年來同病人多死，獨不傳
得不斃，兩生之力也。衆咸知足，下教導之有素矣。
病羸未得，削干牘，姑借手於人，脩寸楮，上訴曾臯
之由，且請見林之罪氣，短心促百，不盡一併仰鑒。
照

復醫官山脇氏書

魯寡婦不憂機杼而憂國，不佞何為者，亦不憂其憂
而憂世之良醫難覓，良醫難覓，非才之難學，不得其
統己，朱震亨唯其理學為後生之憂，明陰陽，詳五行，
理愈精而術愈乖，跳於此者則曰：不有張潔古乎？醫
者醫也，何必讀書而后為醫哉？其如是乎？人之扁鵲
也，人之飲上池水也，世豈有此理耶？方今昇平百年，
康衢興歌，民不懼金革，而殞命於社席，知藥石能活
人，而不知其亦殺人，咎孰歸乎？安得大醫明師如徠
翁之復聖學者，而俾世之挾技貿之者得取塗也。友

人曾清介亦嘗為不佞分憂。迺自京師書報曰：余得其人。今留官山。賜君其人己才。足以任焉。學足以配焉。子若不吾信。其辯在外臺。秘要序云：未取先己。欵下風久矣。向足達生。始奉德音。及今安河生。歸辱手書。并示秘要序。媿之教百言。謙虛退避。所推赤心也。千里外。避席再拜。不知所措。曰：徠翁經學足可復以明方書。奇哉。卓乎。明公之所見也。昔往知來。一隅三反。公其有焉。不佞未曉方書。而讀秘要序。概得旨。歸起徠翁於九原。無復間公之說。歟。伏惟公英敏若許。且富春秋。過此以往。俾海內賢之挾技得取塗者。

親

非公而誰也。曾生之言不我欺哉。不佞嘗擁琴於徠翁之門。朽木糞壤。未足為疑於西河。如師承之命。不敢當矣。雖然。師友獨異禮耳。同心之言。其香如蘭。若辱朋友之義。不佞之願也。敢不受命。秘要序見高識深。大辭絢爛。不佞不得復贊一辭。謹此封還。拜送。東朝采旋。新刻頒布海內。遐隅蒼生。亦浴明公之餘澤。延頸奉頌。華聿五枝。對函登園。病餘榮之。不盡所蘊。伏惟亮察。

與德夫

聞向濶焉。近狀云何。夏間津田生等歸。得聞綏履。為慰。

不佞。去年秋得冷疾。患泄瀉。冬春之交。危篤。自分溝壑。平生都了。無復遺憾。所慮者。諸友又搥梓拙稿。自以不足傳播。峻拒不聽。死後倘得成彼志。不唯不佞流醜。乃亦至傷先師諸賢友足下者之明。輒忍疾作局。欲以稿草屬子遷。煩以刪芟。曰。余死急致諸東都。而後曾中灑然無所復慮。曷然。歟。死期已。大命未至。春末稍安。入夏益佳。及秋始知不死矣。頃者負杖而步。稍供職事。大病之後。精神頓奪。踈慵倍於平昔。向候之不尋。抑亦為是故也。得不深訝。幸甚。官鑿山脈道策法眼。方投藉藉洛中。為不佞徒者曾清介。二三年未寓止洛下。法眼與共交驩。始

艾

頌 刻

聞徂徠先生之學。駸々進若渴。曰。驥飲泉。輒又作書與余。交納千里。齋々補徂徠先生之盛德。屬將奉賀入都。而以獲見先兄及子遷為大幸。以昏求不佞為先容。望君彥氏亦其所知。顧兄無辭濶。夫夫損俸刻外臺秘要。其序自作。粗足見棄。不佞為先容。亦為此也。東野遺稿。刻工未集手。夫夫生而厄。死厄而胡命之渝耶。雖以足下厚德。豈能勝天。可憊甚焉。先致微力。行人輒得報送致。尺木寸幹。寧文大厦。蒙借優獎。愧汗浹背。書不盡言。悵々。

送

書

病中寄服子遷書

弟植弱。雅恐先犬馬而填溝壑。不得觀六甲之一周。今歲竟

壑

得路六秩心悅若涉者之得崖平生所願足矣奄然而瞑無
所復憾古人有三樂之說余所樂豈止乎哉旁讀天下之志始
知大和風土超然諸方神禹之域且不如矣予生其地博覽
古今之史方知昭代雍熙較唐跨漢遠與夏商並行矣予
遭其時歷選百家之言知孔子之道大如天地明如日月予
家世儒矣反復漢以來諸儒之說知我祖徠先生之孝起於
漢唐承於洙泗不遠夫子之祖述予幸得親炙數十年也
雖笑儻天不與予一喙之明斯數者一不得與焉有男五人
雖然俊秀足悅眼前有斯數者優游太平之世二萬一千有
余日自以如是者天下之福人不並樂乎今疾逾年不

無竅

已岷々乎傾者必覆幾不起矣余於文辭無所喻老兄所熟
知也諸友門人欲辭而傳拒而不久數請數拒於今數年
所矣余死彼必行其意行其意必圖諸老兄請勞足下為
我川蕪除蒂畧存繩墨莫貽同社之誥幸甚

後疾愈書不
果致

復小倉滕中將

每得曾清介書必言閣下終履悠優雅道益弘何其盛哉
先時一再奉手教病懶劣々不稱盛意縱使海岳大量
置不計較僕醜然面目亦復匪人哉圍去秋忽得冷疾
患泄瀉冬春之交日增危篤自分溝壑大命未至春末
稍安入夏益佳及秋方始知不死矣奉候曠濶抑亦為

此故也得少恕諒幸甚所承二友筆翰東壁善書篋底
所藏為人搜盡今存者無幾矣姑擇稍佳塞責高則無視
每有著撰水母目蝦無所關心画也乃復探篋亦得蝦
跡并應盛命廣澤亦物子之徒僕幸不識面行草擅
場僕亦流涎不得一字於今擗之蒙徵近作病來呻吟之
外委頓床褥口生荆棘久矣頃卧校諸生課業偶得昭
妃怨數解不足瀆省覽姑附塞責已大病之後雖精神
頓奪踈慵加倍生勉力削牘不盡所蘊伏惟萬福大德
大量俯賜照鑒

與曾清介

非

瞠

安河生歸至具得消息綏履悠優業滋精進請者日填
門巷洛下近來寥々遭足下建幟應復作生氣已安河
歸時得接山脇法眼手教并示外臺秘要序識見卓犖
之辭粲爛足觀才氣始者得足下者游揚之言竊意亦復
旁觀浮慕耳未必觀真才也逮觀此伎倆始將瞠然却
走耳倉中郎無恙向被屢督舊買以病有故始不覺
不恭茲削小牘謝罪請命并送所索旧交翰墨餘煩
足下為善致意已賤恙頃日稍平努就司局春間危
劇之際未意与足下書中交晤削牘自比趙孟至自
帝所也或暇莫番報音庶得聞洛中消息

寄鑿官山胥氏書

聞去歲東上百事福祉載榮名而西歸竊在下風
雀躍所拔外臺秘要頓布海隅不佞亦得一再寓
目字正刻精百世之利能者資施乎用公濟世之
功不亦偉乎唯此二事在鄉黨猶且相慶况竊辱
兄弟之義乎迺欲削牘布下悃者數矣唯孺不競
去年大病後羸太甚精神恍惚十不能辨一六十
老醜獨有一不死焉耳唯公置不問原不恭之戾
幸甚向公東也齋書太宰服部二生以為之先容
及果見二生所見不如所聞所聞不如所見於公

若何春臺一代經學宗師徂徠先生後唯有此人矣
今已忽焉近歲知名鉅儒相踵物故風流幾亡使
人不禁式微之嗟也所請者州人邨田玄迪久欽
高名今也負笈千里欲委贄門下以不佞嘗辱交
蒙求為之先容玄迪父曰道迪本姓山縣氏出承
人後遂冒今姓壯時嘗受業尊考道立先生業
成歸鄉倚藉餘光名聞一方索居以後書疏往復
重蒙不棄今猶藏手澤時出示人以誇名流也及
公之世急不通問是無它腸肚衰老不顧世償
已玄迪願托門下亦成父志是玄迪通家之子累

世門生公所不得不收且其人雖少也往來我館
下頗通文史以公好學辱義遠方不得不謂同臭
味幸延以間弟子末列不唯彼父子伸眉不佞亦
與餘榮唯公諒察惟時蟋蟀在床為道自重

附啓印材二顆恭貢文房是石敞邑所產比諸
舟山為奴求諸此方諸冊所出難兄聊以供清

玩

復山賜法眼書

辱蒙下存東都事向既前牘敬賀今復詳審示及
得悉事狀公雖寵也王官一守懸籍留都非有朝

夕近侍之恩非有臺閣攀援之雅一朝不然入朝事
事中之歎榮寵至此豈因人成事之所企望耶甚愉
快哉歸後不免二聖所攬乎昔梁周興嗣為其君
次千文一夕髮白公之於秘要亦豈啻千文且高
之家鬼瞰其室閨中名利場無乃有妬鬼而從背
後乎唯公自治不假藥石服徕翁苦言一劑而邊
已耶此方假令徕翁欲弘濟衆而不可得焉值
聽敏若公者即奏效已呂君真豪氣不已抗疏得
請欲投諸赤縣敷公力於萬里表系壯矣哉
鼎之晚可謂隆準公家不可虧排闥漢承欽

不佞亦猶飾蕪函托於末簡下托之厚非不佞所任
不佞等烏能於得盛業重錙銖耶顧公於不佞夙
致宋人燕石之譏諸君有序顛末具倫努画地足
必召周客之胡盧決不應命安生粟生日未督
責先生曰千里從書諄諄乎求一言而不察子之懶必謂
我二人者情哉是使我二人者不虞得罪先生所
不佞拒焉不能為解姑居焉聊俾以附二生不佞固不知所以
報之倘以此召周人之胡盧是吾以詬報德也唯公
所取舍唯亮察二生往復商確不佞亦持兩端
日又一日不覺秋留雖非罪亦不逃萬祈寬恕

又

辱書因悉台候萬福大家無事吉祥日臻何其盛哉
辱在下風不堪抃躍鄙生劣々家事仍旧唯苦久病
未愈病作乙丑於今七年自醜不潔杜門謝交待大
期已少年不慎積累至此復何恨乎唯辱下交不得
一經下診為憾已承喻制作鑿則發揮門風以鼓舞
來學頒示本篇一卷并書牘議論幾道薰鑿卒業議
論文辭興家規模威風凜々使人不覺退三舍伏拜徒
令國中越海而踞招西土謂之何承命鑿則序言不佞
未學鑿雖有命復何言哉雖然同心之言如蘭門下制作

不侮不可鉗口敬題數言姑以藉口病苦百事咸謝亦
牘亦藉手小子千萬葆蓄不得發白万仰諒察蒙賜新
制衣竹奩一合內蓄白雲旦夕吞吐馳想千里耳

聞清水賢伯錄文地下何為不淑豈惟鵲鴝之悲亦
恣良弼門下痛惜可知已不侮五男子亦悅目前
今年潤月第三子者患瘵不起使人俄愧華封之
言茲奉吊言肆建我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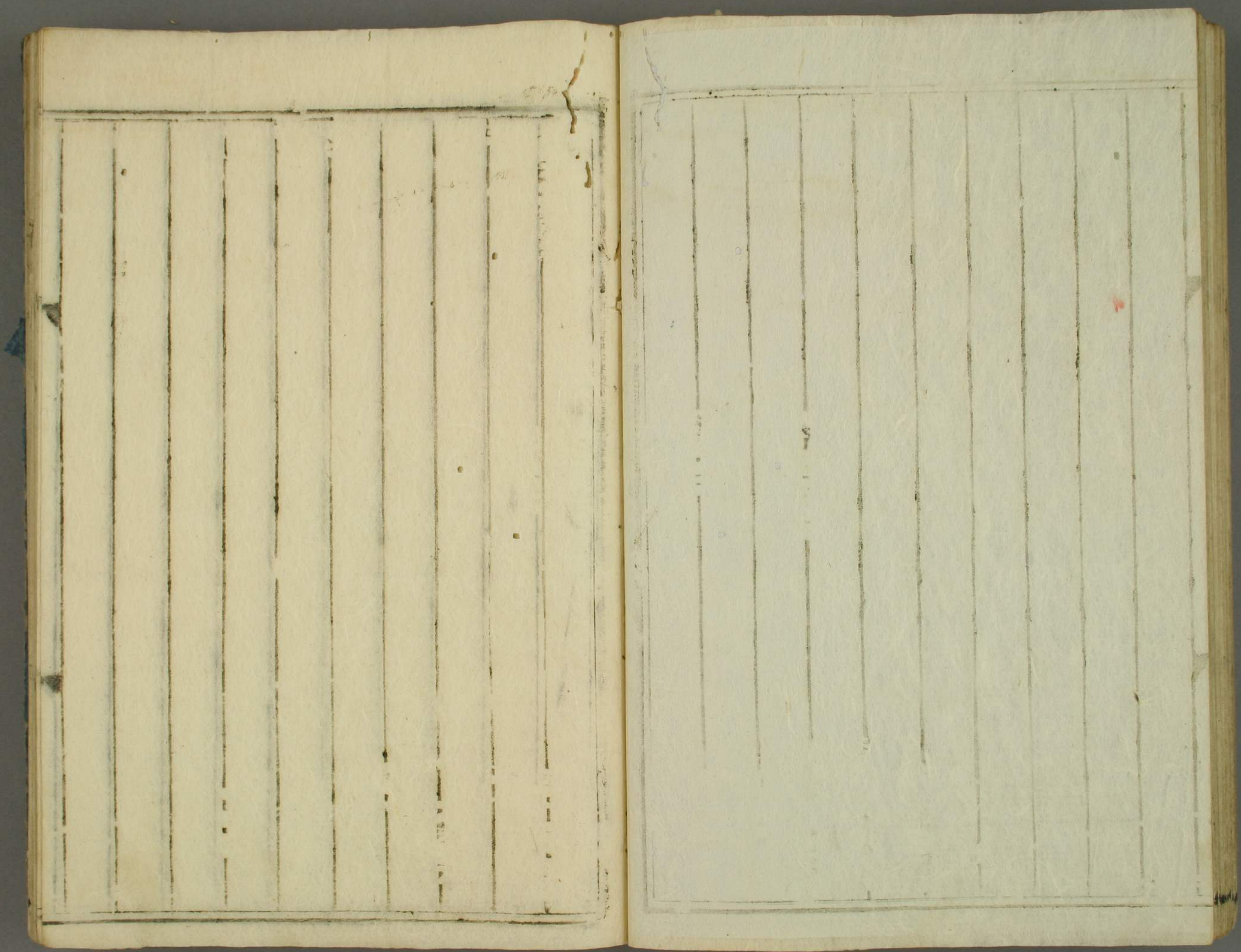
復吉益氏

辱書辱幣并辱示及新著一卷貴交往復書牘數十首
薰盥奉讀畧領大義論言旨深始浣濯末世之污泥所憾

不侮不達鑿字唯啗其英不得味其寶貝已且不侮痼疾
七年喘々待死辱蒙下問奉答謦戾為是已縱有所懷
憤々何言貴著序言強污簡端亦唯塞命已佗屬魯魯
彥致意或為不侮悉一二

謙參伯田國手

自辱刀圭二豎之收厥劇証稍平老軀日就安矣足下之
賜哉適此以往幸得藉鼎力按病根猶能橫行萬里樹
銅柱焉因思張潔古古方新病不相能者果不是矣有
古方無新病不則足下直下仲景古方儻非不侮受以
漢人之腹不足張言可笑



以下

// 丁

白紙

詩

○ 謙寗島田秀才惠海參

海崖為吏日彈琴，珠生珠還歲月深。不向山中求五葉，潮心亦自有人參。

家 謙寗島田主人惠酒

壤

仙洲春暖臘醞芳，携向人間分一觴。醉後陶然歌擊壤，如游三島十山傍。

題德崎佐藤整隱碧石木北園

欲携妻子四泛蓬瀛，又愛仙崎雲水清。日永春風芳藥艸，碧桃留得東方生。

周阿川君八月廿夜集諸參玩月香

前出

○ 古人秉燭游。况是值明月。公子多文思。授簡命時哲。插藻煥如玉。分光恍若雪。芝園散馥郁。薛有栽芝園松閣撤炎熱。殷饌駢圓方。瓶罍數無竭。歡樂及良辰。歌呼同賓列。朝觀傲朱顏。夕覲蓋白髮。為臬應及時。日月忽相越。世人競三五。賢主先二七。微二生雲間。眼二并中天。清暉耀萬戶。素影落百川。樹成冒瓊瑤。人俱化神仙。對此誰不嘔。疢疴復在。蠲。瞻眺疑無人。輝光無間年。良遇苦難值。歲華逝不還。美酒宜忘先。昭言誠可歡。終宵樂未央。明夜許蟬聯。

十四夜青松館集子恭不至得十五期

○ 月色西園滿。四山徒欄終。夜照醜顏。佳人隔在彩雲表。鳳管不知何處還。

又得十六先十四夜青松館集懷子泉得先中

○ 海闊天空影如圓。南樓此夕挾飛仙。清風朗月無玄度。見月臨風轉悵然。

鄒郎君子舍郎事

○ 滄海潮生萬木鳴。東山月出一樓明。樓前千畝平如野。夜靜近聞群鶴聲。

等仲子從南塘先生學丹青早有韓幹之譽

不孝失明詠歌自娛其所居号聽松菴介
久求作其詩

人道花如錦花飛_花空後庭松風能洗耳不吹亦常聽
李_李八子求作東僊菴詩曰其人善誹諧歌市
南環堵蕭然如山居座無雜賓所與語者
五_五六人亦皆求_求年之徒旁無長物盆池植
石而寓山水之興余未識其人為李_李子孺

言毛云

曾笑_曾公跡未_未真自稱東海浪仙人金池長對
蓬萊島終日垂簾_簾避市塵

病後自敬言詩

天假_天爾_爾不算使終爾緒業餘筭有幾許白日忽西納
譬如趨期客驅車恐躓_躓如濟急流舟回顧不及程
寂寂早_早草_草太_太玄_玄無_無遺_遺封_封禪_禪牒_牒心_心愛_愛古_古先_先法_法寧_寧知_知覆_覆醬_醬甑_甑
琬_琬琰_琰既_既結_結免_免與_與草_草木_木朽_朽願_願球_球游_游海_海上_上道_道定_定靴_靴子_子手_手
海上有_有碧_碧桃_桃結_結子_子大_大如_如斗_斗甘_甘美_美不_不可_可言_言餐_餐馬_馬延_延年_年壽_壽

赤間關望山樓詩

海上起樓不望海而望山其蓬萊耶蓋託
游僊之興其詩云

海崖臨海倚高樓日見五雲波上浮白鶴雙飛

何處是蓬萊，僊子瀛洲。

訪涪溪隱者

青山餘一路，茅屋傍溪雲。忽悟隨適意，欲同麋鹿群。

遊東廬山

石公留錫地，枯木化城深。禪月澄潭落，神龍函壑吟。山雲觀幻影，溪水聞梵音。世路如應厭，若何愛一簪。

七夕歌蘭陵君席上與諸子同醉

河西望河東，一葦可以浮。去年待今年，一日如三秋。一日秋會，今夕河漢橋成填。烏鵲天清氣爽，涼風生家。結稜剪綵帛，漢宮雲錦高百尺。

爛奪星斗耀，空中君道不見。道南阮生宅，一竿大帛布斜日懸。又不見緱氏嶺頭白鶴下，一來一去三千年。

遞

八月望扶病上館，西風除暑，明月滿座，君羣英畫會。結歌遊作樂馬賦之。

起

絳帳賓朋會，日暮結歌作客。有齊魯彥，樂多太平樂。明月竟何意，清暉遠被惹。移席瞻青天，南方飛烏鵲。歡樂在中夜，孰能勝梧杓。攝齋興相辭，興盡恐落莫。柳下生之東都日，將謁子遷賦此為贈。

未遭脫穎日，歷落泥三千。長鍊清霜夜，孤絃羽。

月天不無後本士誰謂疎狂賢往過東都市
南逢子遠

山口方神士之京曰至宗伯傳之賦此贈別

祈年觀北峙金莖五時雲深丹鳳城聞說

神壇神壇知君知君阿道阿道此中此中

滿行精舍夜集分得來字

海國春雲櫂未開衣珠夜耀雨花臺相逢此夕還相

別良會不知何日來

活中三尊者作信還長安如何 中三尊者

風雨蕭蕭古枕城相逢相別總多情隔舟明日長安

路。到處笙歌花裏迎。

滿行精舍和竺巖尊者韻

雨中春色化人家。柔燭夜觀珠樹花。俯仰蒼生總清

靜。天台山上一條霞。

竺尊者千里命駕見顧草廬次韻奉謝

寂寞自可揚子廬。玄成身後幾多餘。川前草深如

許。何計忽回長者車。

分賦從軍行

曾從驃騎居延。隔日將軍賜第年。不意降恩

有差等。自期功在萬人先。

月天不無後本士誰謂疎狂賢往過東都市
南逢子遠

山口方神士之京曰至宗伯傳之賦此贈別

祈年觀北峙金莖五時雲深丹鳳城聞說

神壇事知君阿道此中雙

滿行精舍夜集分得來字

海國春雲櫂未開衣珠夜耀雨花臺相逢此夕還相

別良會不知何日來

滿行蘭若送浴中三尊者僧還長安

風雨蕭蕭古栳城相逢相別總多情隔舟明日長安

路。到處笙歌花裏迎。

滿行精舍和竺嶽尊者歌

雨中春色化人家。乘燭夜觀珠樹花。俯仰蒼生總清

靜。天台山上一條霞。

竺尊者千里命駕見顧草廬次韻奉謝

寂寞自可揚子廬。玄成身後幾多餘。川前草深如

許。何計忽回長者車。

分賦從軍行

曾從驃騎居延。歸日將軍賜策年。不怨降恩

有差等。自期功在萬人先。

次鮑參軍尊者

從來老骨不堪鞍，雙隼自驕杯酌歡。醉後馮君標白
雪，縱宅西北暮雲寒。

宗人隨宜京城致書，為那和氏求余詩。

戌者王城，悌及瓜。東門蕭灑，故侯家。伯山

雲影峰，白綫采，贈未樓上斜。

送栗彥卿之京

河梁握手醉相分，水遠山遙日暮雲。客舍洛

陽留歲，誰知座有長桑君。

應命題雁胡枝花画

此時侯在東都，乞狩野常川画以遣之。國命僕贊畫其画，後遣東都。

秋風晒錦胡枝花，塞雁欲翔回影斜。海上可憐
牧羝者，白書今夜宿烟霞。

隣松菴詩

三十六街木水寺春家，日夕絃瓦頻誰知家。

新篁上，獨倚松窗不深座。

歲初三日別野大年

行騎乘春玄，競春津頭樹色歲華新。慙慙
好往東關路，到日鶯花不負人。

周慶寺

青山終日靜，流水百年清。如是真如境，

離
把塵垢惜

送田季三入京

才子尋春入帝京，日曛雲裏百花明。有人能作三
都賦，可惜此成傷父老。

或求翻

花依曾婦比良，乃山風吹雨計利古幾行舟。

乃安登見由留滿天，和歌為詩戲作。

或求翻此和歌為詩戲作。

花發比良攢白雲，風來湖水雪紛紛。一線長光分素
練，方知漁老鼓槳痕。

又翻

今日未不者明日者，雪登曾降奈滿志。

消不者有共花登見滿之也，和歌。

櫻花冠錦今為盛，願繫君駒醉紫霞。明日山風掠
春去，縱然看雪不看花。

倉君實廉其先江州將家，乃父尚翁先生
久寓京師，講學著四方。後祭酒明倫
館，宣廉不墜家聲。頃者提舉學館，贈此

甲賀

江州老将遺良劍，浴下名儒傳好文。双壁在君寧中
樞，更觀桃李滿園雲。耀

送秦子與歸省高山

○
故人家在嵩山雲，二峽猿聲夢裏聞。歸省更逢
花發日，知君不混酒徒群。

嵩山與須沙土音相近，二峽即大曲小曲。

完元氏溪亭八景分四二題

濟口晚秋

橋上一條青水如青山，遠山隔江連東來。
忘卻誰家子，不遇秋風落日黃。

亭下平田

十里平田青若雲，風來波涌遠亭餘。
君且待秋寒後，更羨無人鴈雁群。

信海小亭山寺觀石

招提近日寄高遊，風雨猶芳石照時。
打石忘波光，更好滿庭飄雪柳，便海。

送人

雲灑海門春也寒送君如報玉階珮
凡黃蘗王孫半生功名詔離別難

湖上田詩之見邊

湖上春陰倦不同風暖忘春日水清
欲好與黃鵠和携手。且銜水

送并共事之東都

仲秋同賦月可飲及三德

命

今夜候宮近月游年豐以爲飽飽之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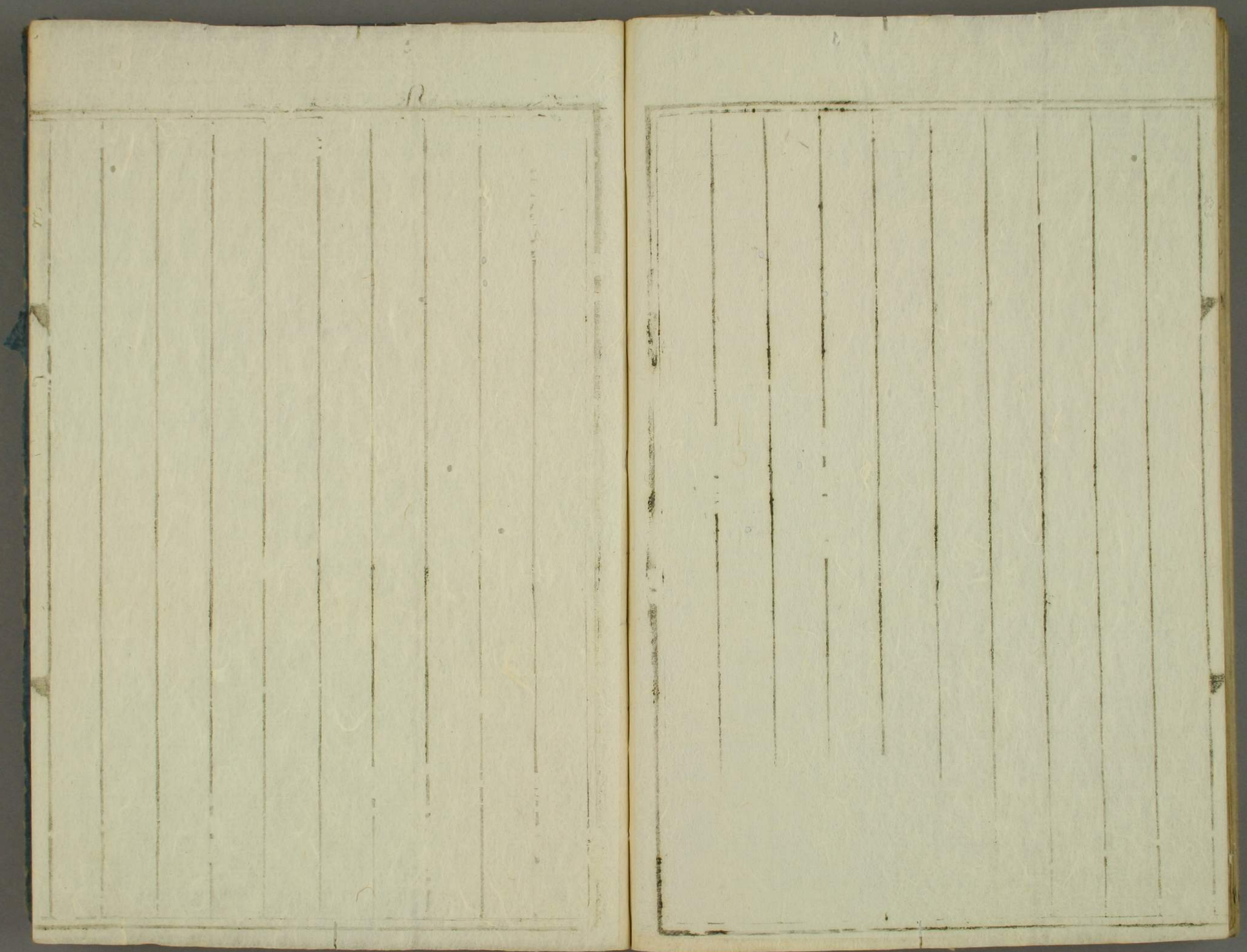
擗前送律遠東影玉掛以鳴系星秋

冬日集李年并氏山莊法子皆

解音奏以唐調與聞不知少月上擗

之石可滿：外里心香指換日寄心擗

坐那曉曉江寧送京被婦妹法雅游



仲秋同賦月華如夢又應命

今夜候宮迎月游

贈陸君

何處孤世者飄然好長溪子本曷可處塵塵北倚堂
空谷挂樹生仙鼻芝蘭畧聊介亮少素述殊後可
憶高人及組後馳騫去不顧之子去何之延宁用英懷
雜昔曾日寇者世保清夷周道坦如砥君子志邪枉
莫切於少士廣若臣不一少同

歸思八首東郊宿舍和沈汝弼

仲蔚蓬蒿色何當杜曲花誰知游子意思慕每如嗟
重向長安道長安健羨因以之適馬不是舊時人
字應懷不世夢行必一信來好以千里涉昨夜西三回

長安日近來遊子家。○避作見川子對俯憶中家
猶知衣帶後危涎。○司在寬齋不堪三爵近東飲
便彈

江能州宅同梅和賈至舍人朝大明宮
詩

得字

東方初白向圓園。○早朝向庶康帳幄影飄
中氣還冕旒光。○初日華揚僊班齊。○若天幸耀御
座長。○分月桂香。○秋正變。○新司獻。○納秀。○邦近首觀
唐

曰賈退筆

剛為陶泓副黑頭。○生滬却是得南秋。○人向文五相
卷者寒介續。○紛定遠候

題右四列上人隱居

中。招嫌尚涉文。○入一層深月。○憑人向影風。○銜天上
音。炎茶。○淡庭葉。○樞栗井。○多。○也。○唯。○五。○之。○之。○樣。○。○熟。○知。○禪
者心

次韻食都諱同大學是寄三首

朱旌夜奏寒金氣。○散入青冥。○門漢流。○璠。○登。○履。○絲
闕。○內地。○銜。○杯。○聘。○盼。○海。○門。○秋。○彩。○雲。○翻。○坐。○禰。○衡。○賦。○如
月。○滿。○天。○王。○築。○構。○還。○憶。○壺。○園。○之。○會。○角。○風。○搖。○陸。○草。○似

僊遊

秀季文都講遊以氏壹天園

河梁孤子思教起猶日滿二秋久流玉對凡零
仙吏夢金芝氣舉漢宮秋孤中一片破接海仙舟
千門人上樓莫向好山書柱危那少寸子占豪遊

外溪與平符大學生全君王贈物示

余要如

食生長嘯瀟洲所流遊如中僊子每西戎蕭烈思
故鄉把酒酬謝對柯外溪逸與款如玉朱然一
奏舞皇皇宴調更度清高也天際臨流哭思魔

歌終曲闋夜寂多夙巧玉埤頭月波外安妙古
當時誰得用定金兩筆也歸之

踰函嶺

峻嶒高嶺御尺東鳥道一邊蹤跡開空手諸天
明象緯烟橫下界簇樓臺山出紫台直入氣海
遠矣冥濁世埃還是在冬高多古意世間現遇丈寸

邨中集山託溪舍六初

溪日樓其對也閑霸愁萬里滿坤向令村郭龍山
溱碑小向翠書向翠山

過碓日山嶺

西登碓日嶺及顧昔孺鄉昔孺無極烟對第朝
陽征馬慘不進行人憂且傷踈跡吊古昔孺
不可望

六韻蘆楚君承

息歸邑蘆野名在門那徑

七騎一而食邑歸州

東方千騎翫光多此夕然歎百里過知是言田基春
尋未漫言來月若投梭

秋憶

朔氣直搖東去榭梧桐零落客心驚丈夫生五

彈冠氣但思家山步結情

瓶菊

一枝菊菊折登瓶方似故園秋日馨香甚怪夢魂輕
太就夜束十往度西溪

分初歌題得秋離應

命

昨夜梧桐落今朝鴻雁鳴秋風吹不絕臨海
各生雨

同陸氏至塞上

光鴻為瀚海生者共羨安天子憶津遠為

甲搗急羽書城重共鎖大漠氣浮寒日暮
瞻芳塢滂沱淚濕靴

為人題紅芍藥煖函

溪邊風雨松蘿冷山下夕陽楓樹高煖函詩
家五朱計任他紅葉句由飄

高階史席上公得山字

朝暉無公更相了已官舍閑此詩仍對雷把酒且看
山霄輿乾坤袁論文昆仲間在蘭屏莫急回是
似鄉關

東都

困即誰同僚瓜形已滿成將西語唯同
稀久見留不得回還賦詩寓望芳思
青烟慘愴甚可憐矣凡勸應芳

武陵原上春蘭之去游子思家日歲回悵雨望
勞收不得好人臨子淚相催

余將西海同移多飾以詩海臨席情
然以勸別

衙柳把臂意俱徭臨子贈詩客倦然予上亦
德開月暗樓前沙平玉川流簡編在差河向好
詞曉日台梁苑游莫如雙魚勞又事每辺流

多至西州

籬

題江山人宿在芭蕉

牛里臨多芭蕉翠葉之題詩映夕陽不用
問人宿君子逢以榻上設月光

題時雨亭壁之

遠尋時雨亭指在遙曠 皇列中子家痛哭下
山留不駐百款吟了夕陽斜

常州道中遇雨

龜山珠上雨如流行客擁鞍終日愁
牽袖時時遮不得能柳脚市麥飄流

周絲水久官于東都因邸以大夫

人之病上疏歸養且患疾就寢

世英惠詩因以弱贈之

江天漢之秋之礼多廿續紛若送心分子以
汝不楚涸為文字留新荆金亦眠消日能微
汝君玄以能誰把琴別後寄書具非信知
隨君跡得人參

八月既望文學中諸才子崇月

學齋得也字

青山碧海安在郡八月臨平西颺運皓魄流光

瑩滿城望子望後又十分家之張宴競佳
形樓台中日夕歌吹奮昨在五堂待言會世久
煥宮欽雅弱既是天時堪倍將况浮英髦
可親迤殺饑難留從中厨。○敢勿斟良醞
明年此會不可知更等多少且莫問

對雪憶川州用陸客韻

白雪如華枵洛古千家皓三照江天故人
零落刪溪興在指年光總一眠

